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阅读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作为全民阅读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图书馆要通过细分化阅读服务，解决人民群众阅读过程中的问题，促进形成全社会的阅读氛围，构建新时代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建设。

关于档案学人才培养进一步服务党和国家战略的思考

刘越男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DOI: 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22.04.06

一级学科由“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面临更为宽广的学科发展空间。党的二十大旗帜鲜明地指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再次给学科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1952年在国家档案事业严重缺乏专业人才的背景下，在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中国人民大学受中央委托创建新中国档案高等教育，可以说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成为档案学的红色基因，档案事业的需要是档案学科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本文探讨一级学科更名及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背景下档案学人才培养如何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服务党和国家战略。

1 适度扩大档案学办学规模

适度扩大档案学办学规模，体现在增加档案学学科点、扩大档案学招生人数、增加档案学师资人数等方面。其原因在于档案专业人才培养供需存在严重缺口。从供给端来看，根据冯惠玲教授团队的调查，全国有38所高等院校招收不同层次的档案专业学生。“十三五”期间，这些高校每年招生接近两千，其中本科生约1582人，硕士生约309人，博士生约27人。从需求端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截至2020年末，全国法人单位总计2938.9万多个，若其中5%以上的

【作者简介】刘越男（OCRID: 0000-0002-5216-2111），女，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数据治理，Email: liuyuenan@ruc.edu.cn。

单位需要高层次档案管理人才，那么其人才需求就要“数以百万计”，即便再压缩百倍，每年也有数万人才缺口。据某央企集团的统计，2021年底该集团下属企业近三千档案人员中，档案专业背景的人员仅占0.05%。如此巨大的人才缺口充分说明了为何全国档案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在97%以上。

而同样各单位都需要的会计、人力资源管理等基础性、支撑性岗位，人才培养的供给能力则与档案学形成鲜明对比。根据百度的信息，设置会计学专业的高校多达680所；根据大学生必备网的信息，设置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高校有334所。更为不利的是，在以一级学科为单位的学科排名、竞争中，部分高校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取消档案学本科或硕士的人才培养项目，减缓甚至停滞档案师资的引进和发展。这一现象若继续蔓延，不仅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档案学科建设成果，而且党和国家的档案专业人才需求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长远大计，需从当下开始。适度扩大档案学办学规模，依赖教育部主管部门、高校、院系等多方力量的联合推动。

2 调整档案研究生培养结构

根据国家档案局的统计，截至2020年底，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综合档案馆共有专职人员40946人，其中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人员占比仅5.6%，而在档案馆硕士研究生人才队伍中，档案专业人才占比更低，仅1.34%。在专业队伍建设的过程中，硕士研究生是中坚力量。按照培养导向，研究生学历教育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前者旨在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后者重在培养高级职业化人才。目前全国有30所高校能够招收档案学学术型硕士（其中2家挂靠其他专业招收硕士），全国年均仅300余名的硕士毕业生，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毕业后供职于非学术岗位。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适合培养输出高级职业化人才，即专业硕士。目前与本一级学科对应的相关专业硕士只有设置于2010年的图书情报专硕，不少院系在此专硕下培养档案管理方向的专硕。根据王知津教授的统计，2021年全国74个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授权点中，21家将专业硕士的培养方向扩大到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范围内，占比28.4%；在49个图情专硕培养方向中，档案管理出现13次，占比26.5%，这些数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职业化人才市场的需求度。

图书情报专硕下设立档案管理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级档案专业人才的输出，仍然存在因名实不符而导致教学资源受限、招生名额受限、发展空间有限等不足。2020年9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意见》（教研〔2020〕9号），提出“优化培养类型结构，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要求，要求“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原则上只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以专业学位授权点为主。”这为档案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的正式确立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引导。21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牵头论证档案管理专业硕士的必要性，数次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此举亦得到国家档案局、兄弟院系和所在学校的大力支持，在国家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背景下档案管理专硕的开设有望突破。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和调整，

能够建立起档案管理专硕为主的硕士生培养结构, 学术硕士的名额主要留给那些硕博直通、硕博连读的同学。

3 创新发展人才培养模式

如何培养既有使命担当, 又有过硬本领, 既有科学思维, 又有人文精神, 既能快速上手, 又能长远谋划的档案管理人才, 是需要全体档案高等教育者始终关注的首要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人才培养需要采取与新征程相适应、与档案事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创新培养方式。近年来相关院校开展多种多样的新实践, 从不同侧面呼应了新时代的要求。比如: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近期推出档案学和法语的主辅学位实验班;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均采取本科模块化课程方案, 包含了数据管理相关课程模块;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档案学专业师生组成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于2022年7月开展了主题为“忆百年, 担使命——档案见证苏大团史”的实践活动, 形成了几十万的记录。

经由多方探索, 思政、技术、思维、实践、交叉、产教融合等各个元素已有提及或尝试。为形成更加有效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档案专业人才, 凝聚共识, 形成合力, 需切实加强兄弟院系之间的教学交流和合作。相比档案科研交流, 全国档案界的教学交流机会不多, 一年一度的档案系主任联席会议的交流也主要在档案专业负责人之间, 还需进一步扩大档案学教学交流频次, 聚焦合作内容, 产出实际成果。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张斌教授牵头的全国档案学虚拟教研室项目陆续推出中青年教师的说课,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以借助于相关平台, 进一步落实合作内容: (1) 在现有课程思政示范案例、课程的基础上, 研讨探索大爱无声、大象无形的课程思政方式, 将思政进一步融入专业内容中; (2) 联手打造反映新时代档案实践变化的教材; (3) 讨论更新档案学核心课程内容, 尤其需思考《电子文件管理》《档案管理学》《数字档案馆》等相关课程之间关系的处理, 融通不同载体形式的档案管理, 区别档案馆室的管理方法; (4) 探索实验、实践、实习、实训等环节在人才培养中的比重和方式, 总结制度化的实践教学模式并加以推广。

(本组文章责编: 孔青青)